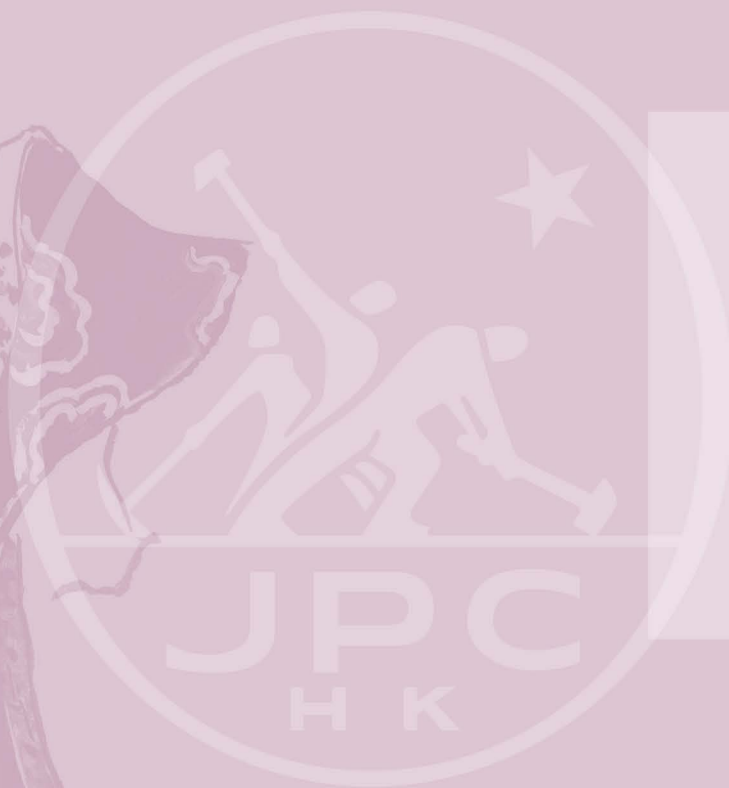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【貳】

《尤三姐》

寧為玉碎



尤三姐想走出自己的天地，她沒有見過很多人，偶然看見了柳湘蓮，是和賈珍、賈璉等不一樣的人，便虛無縹緲地將之視為可投身的歸宿，最終是夢幻泡影。她已回不去原來的世界。寧為玉碎，是唯一的、不歸的路。

作家也好，演員也好，作品中藏着他們的自傳。87版電視劇《紅樓夢》中演黛玉的陳曉旭、演晴雯的安雯（原名張靜林），人生命運和她們扮演的人物暗合。更早期，演京劇電影《尤三姐》的童芷苓，是當年成功出圈的「兩棲演員」，人們評價她的尤三姐「婀娜剛健」。

童芷苓演的尤三姐之於我，有一層特殊的意義。她是我認識的第一個紅樓人物——在我未讀紅樓、不知有「寶黛釵」之前。但這一人物形象的豐富性和多面性，我是窮三十年閱讀紅樓的經驗，才將之拼湊幾近完整。

20世紀70年代末期，內地恢復了傳統戲，全國院線上映了一部拍攝於20世紀60年代的京劇電影《尤三姐》。電影上映那天，媽媽帶我去看下午場。那天是个工作日，也就是說媽媽要上班，我要上學。上午我們各自上班上學，

我還帶了一張寫好的請假條給老師，說我下午請假，因為要去看眼睛。顯然，媽媽向老師說謊了，為了看電影請假，是怕老師不准假。我記得清楚更是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一個人「遠行」——中午放學後我獨自坐電車先去媽媽單位會合。我從來不是精乖伶俐的孩子，但只要是跟看戲沾邊的事，我就會忽然變得比平時聰敏些，所以似乎沒有人擔心過我這因為看戲的第一次「遠行」。那時我上小學二年級。這彷彿也埋下了我日後的行為線索——逃學總是因為看戲，這在我家是允許的。

《紅樓夢》第六十四回至第六十九回中寫尤三姐、尤二姐的命運，是書中忽然出現極具情節張力的一個大段落，與此前大量注重日常生活細節描摹的筆墨那麼不一樣。後人將《紅樓夢》改編成戲曲作品的不少，成功搬演的是以寶黛愛情線貫穿的越劇《紅樓夢》。京劇中有《黛玉葬花》、《千金一笑》、《俊襲人》、《寶蟾送酒》，但情節都顯得過於單一，後人傳唱不多。京劇四大名旦荀慧生將第六十四回至第六十九回的章節改編成的《紅樓二尤》，一人分飾尤二姐、尤三姐兩角，成為荀派的代表劇目，可見戲曲因人設

戲、以演員為中心的特點。後來寫紅樓戲成家的陳西汀又將這一段情節另寫成京劇《王熙鳳大鬧寧國府》，主人公換成了王熙鳳，可見這一段內容多麼有戲。京劇《尤三姐》的劇本同樣出自陳西汀之手。

看過電影，我為尤三姐這個人物深深着迷。她美麗、剛烈、專一、有主見、潔身自愛，和尤二姐的軟弱、窩囊、沒眼光恰成鮮明對比。京劇電影《尤三姐》脫胎自《紅樓二尤》，將筆墨集中在尤三姐身上來寫，尤二姐成了一個陪襯角色。很多年後，我分別讀程乙本《紅樓夢》、讀脂本體系的庚辰本《紅樓夢》，很難和來自京劇舞台的尤三姐對得上：「賈珍便和三姐挨肩擦臉，百般輕薄起來，小丫頭們看不過，也都躲了出去，憑他兩個自在取樂，不知做些什麼勾當。」看來這個尤三姐和賈珍等廝混，已是輕車熟路。京劇多年來承載着育人教化功能，融忠孝節義於舞台，將尤三姐塑造成貞節烈女的化身，便無可厚非了。今天看來，京劇電影《尤三姐》也絕對是一波三折、有情節、有鮮活人物的好戲。電影讓觀眾相信尤三姐是白月光，在寧國府污濁不堪的環境中纖塵不染。她堅守着自己的愛情，她等

的是一個鶴立雞群、書劍飄零、獨一無二的柳湘蓮。聽起來那麼虛無縹緲的愛情，等了五年，竟讓她等到了。拿到柳湘蓮的聘禮鴛鴦寶劍，她情不自禁地憧憬着高山流水、舉案齊眉的幸福生活。我也毫不懷疑，唯柳湘蓮能入尤三姐之目。尤三姐平日所見是賈珍、賈蓉這等貨色，忽然看到台上扮演林沖的柳湘蓮——「丈夫有淚不輕彈，只因未到傷心處！」簡直是天上地下的鮮明對比。他悲壯、孤獨，欲奔天涯，正中少女愛慕英雄之心。柳湘蓮也是《紅樓夢》中我最喜歡的男性角色，乾淨、孤獨，亦俠亦隱。

主演京劇電影《尤三姐》的童芷苓，1922年出生於天津，雖非出身梨園世家，但她這一輩的兄弟姐妹卻都唱了戲。1939年，由童芷苓領銜組建家庭戲班稱為「苓社」。我們這一代知道童芷苓的人可能不多了，但說起樣板戲《智取威虎山》的主演童祥苓，大概還有印象。童祥苓是童芷苓的弟弟，曾經紅遍全國。而童芷苓的「紅」，則還要更早一些。她十七歲拜荀慧生為師，攻荀派花旦，得荀師真傳；後又拜師梅蘭芳，兼學程硯秋、尚小雲，「四大名旦」的戲她都拿來唱。她很聰明，據說學東西之快是一般人跟

不上的速度。程硯秋演《鎖麟囊》新劇，童芷苓轉年便能把戲搬上自己的舞台。為了招徠票房，她演《紡棉花》、《十八扯》這樣「葦素」兩全的戲，施展表演和唱功才華，反串老生、花臉、老旦等行當，從戲曲到歌曲唱個遍。

翁偶虹寫她：「性格開朗，洞察時代氣息，荀派之外，亦欽梅、程；傳統之外，更喜新作。1942年冬，予方坐雪窗寫劇本，長女入告有『蒙古族』姑娘踏雪來訪，異而迎之。一俊偉女郎，衣反毛狐裘，戴反毛狐帽，蹬長筒皮靴，紅撲撲的臉上，綻笑容如五月榴花。自報家門：『我是童芷苓，特意來找翁先生學《鴛鴦淚》。』」

荀派旦角博學廣採，轉益多師。1946年，童芷苓以梅派《鳳還巢》、程派《鎖麟囊》、荀派《紅娘》和尚派《漢明妃》在上海天蟾舞台颯起了當時人稱的「童旋風」。她不僅唱戲，也演電影，先後拍攝《夜店》、《婚姻大事》、《女大亨》等。她在《夜店》合作的演員是電影皇帝石輝、金嗓子周璇。導演桑弧也專門撰文稱讚童芷苓：「藝術的色相是多面的，恣意也要，嚴謹也好，只要有創造，都不難成為一家。童小姐的藝事屬於恣肆的一路，眼前她正走向燦

爛的頂點，我們不必希望她馬上歸於『平淡』，但以她的聰明才智，慢慢地自會斂才就危，沒有經過絢爛而奢談平淡，是不值得去羨慕的。」

童芷苓推陳出新的一齣《尤三姐》，看起來是水到渠成的事。

荀慧生於1932年創排《紅樓二尤》，初名《鴛鴦劍》。在這一年的日記裏，時有提及：「研究《紅樓二尤》頭面」、「研究《紅樓二尤》唱腔」或「新劇紅樓二尤今日分發單本，欲下星期在哈爾飛戲院露演」。4月16日新劇首演於哈爾飛戲院：「本星期三票已售盡。今日兩鐘至館門外購票者擁擠不動，不得購票者約五六百之多。《二尤》四時一刻登台，余前部飾尤三姐，至自刎完；後部飾尤二姐，至產子服毒完。」從這段文字可見首演盛況，一票難求。到了10月，日記中再記：「晚餐後赴館演《紅樓二尤》。原價二元，加價五角，上座甚佳，售洋一千六百餘元。」這戲的特點是因「角兒」設戲，荀慧生一人飾演兩角，前半場以尤三姐為主，後半場以尤二姐為主，兩個人物一偏向於做表的花旦、一偏向於唱功的青衣，人物性格亦有鮮明對比，演員

發揮的空間大。有故事，有人物，更重要的是看戲看角兒，荀慧生一戲演兩個人物，於戲迷們來說，是買一張票得到超值享受，在原票價上加價，戲迷們也是心甘情願的，這是市場。

童芷苓拍電影《尤三姐》時已過風華正茂之年，但她大銀幕鏡頭下的唱唸做表可謂「合適」。她既是屬於京劇的，又有影像下近距離觀賞的煙火氣，這和童芷苓之前演過若干部電影有關，拿捏得住大銀幕和戲曲舞台表演間的區別，觀眾相信這就是從《紅樓夢》中走出來的人物。但尤三姐不濟的命運，彷彿也連累了童芷苓。電影拍完之後，大概就到了全國人民只能看八個樣板戲的時代了。童芷苓因得罪「權貴」而被迫離開《海港》劇組，可見其性格中有「剛」的一面。她不但離開了舞台，還成了一名勞改人員。看過前文翁偶虹寫的那個笑容如五月榴花的俊偉女郎，想像不出勞動改造也改造了她的形象——翁偶虹筆下穿反毛狐裘的女郎，據說有了北方大媽的粗獷，與之前判若兩人。

看過電影《尤三姐》後，20世紀80年代又有機會看

了她幾齣戲的錄像，《王熙鳳大鬧寧國府》中她飾演王熙鳳，口蜜腹劍、笑裏藏刀的人物演得入木三分，弟弟童祥苓飾演賈璉、弟媳張南雲飾演尤二姐，想必是她有心恢復童家班，但僅僅是有心而已。還有她和孫正陽演《活捉三郎》、和言興朋唱《遊龍戲鳳》、和周少麟（周信芳之子）合作的《坐樓殺惜》，都是本工荀派戲，表演上不乏筱（翠花）派的影子。當時我不知童芷苓的來頭，只是覺得並不年輕的她卻能夠把戲演得這麼好看。她的表演既生活化，又嚴絲合縫地都在程序裏；舉手投足生動平常，也光彩照人；脆生生的京白悅耳自然。再對比現在的演員演這些戲，多難免有刻意表演的痕跡。先父喜用「煞有介事」四字形容演員過於用力地表演，不無道理。而桑弧當年寫的一段文字，更暗合她跌宕的命運。她平淡也絢麗，但那份光芒是屬於黃昏的，柔和的，讓人喜歡，也惹人惆悵。

對比《紅樓二尤》，尤三姐和尤二姐各自佔據上下半場平分秋色的戲份，童芷苓的《尤三姐》濃墨重彩地集中寫一個人物尤三姐，尤二姐成了陪襯的副線，以尤二姐之柔弱反襯尤三姐的剛強、以二姐的糊塗反襯三姐的清醒。

按下尤二姐慘死的命運不表，戲在三姐自刎而死上終結。這樣一來，「二尤」是生活在不同空間維度的人。尤三姐不把賈府的男人放在眼裏，因為看見了她眼中最好的柳湘蓮。尤二姐的世界裏，僅見過的幾個賈府男人，賈璉可能要比賈珍好一丁點兒，賈璉丟下一個九龍玉佩，就讓尤二姐心甘情願地委身。王熙鳳豈能放過嫁給賈璉的尤二姐，三姐一眼就能看到二姐的結局——「有一日機關露波翻浪險，怕只怕二姐姐你恨海難填。」

遺憾的是，高傲、聰明的尤三姐，卻看不到自己的結局。

原著作者曹雪芹是偏愛尤三姐的，在書裏將尤氏姐妹比喻為「金玉之質」：「姐姐糊塗，咱們金玉一般的人，白叫這兩個現世寶玷污了去，也算無能！」可見，尤三姐在這樣的環境裏是不甘心的。

金子，在世人眼中是值錢之物，能保值，更能保命，所謂「亂世藏金」。而「玉」又在「金」之上，《說文解字》中說：「玉，石之美。有五德。」「五德」為仁、義、智、勇、潔，即所有美好的品德賦予玉之上。排在「五德」之首的

是「仁」，潤澤以溫。「謙謙君子，溫潤如玉」，玉為君子，這是對一個人的最高評價。紅樓女兒，是待價而沽的美玉。「玉在匣中求善價，釵於奩內待時飛」，也是讀書人賈雨村的自喻，是紅樓女兒的結局。

子貢問孔子：我有美玉，是藏在匣子裏呢，還是去賣個好價錢？（有美玉於斯，韞櫝而藏諸？求善賈而沽諸？）

孔子斬釘截鐵地說：賣個好價錢！（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賈者也。）

同時，曹雪芹又借這賈珍、賈璉兄弟之眼，給了尤三姐一讚：「本是一雙秋水眼，再吃了酒，又添了錫盪淫浪，不獨將他二姊壓倒，據珍璉評去，所見過的上下貴賤若干女子，皆未有此綽約風流者。」賈氏兄弟如是，賈府下人興兒對尤氏姐妹說起大觀園的一眾千金，也將出眾的黛玉和尤三姐相提並論起來：「我們家的姑娘不算，另外有兩個姑娘，真是天上少有，地下無雙。一個是咱們姑太太的女兒，姓林，小名兒叫什麼黛玉，面龐身段和三姨不差什麼……」

尤三姐和賈家兄弟喝酒的一場戲，無論是老戲《紅樓

二尤》還是《尤三姐》都是重頭戲，都可單獨拎出來自成折子戲。

原著文字裏的尤三姐是這樣的：「這尤三姐鬆鬆挽着頭髮，大紅襖子半掩半開，露着蔥綠抹胸，一痕雪脯。底下綠褲紅鞋，一對金蓮或翹或並，沒半刻斯文。兩個墜子卻似打鞦韆一般，燈光之下，越顯得柳眉籠翠霧，檀口點丹砂。」京劇電影《尤三姐》對原著有所取捨，童芷苓的表演層層遞進，酒興正酣，脫去外衣，內裏紅襖綠褲，上桌子、蹺起二郎腿，大有豁出去之態：「拿我們姐妹當粉頭而取樂……這是糊塗油蒙了心竅兒，你這叫痴心妄想……咱們清水下雜麵，你吃我看，提着影戲人兒上場，好歹別戳破了這層兒紙……」

曹雪芹的語言，直接搬上戲台就是台詞，鏗鏘鏘鏘，擲地有聲。

有一種多變的女人，她可以是最底層的街女，但搖身一變，又可以是最上層的貴婦。我相信尤三姐就是這樣的人。在沒有遇到柳湘蓮之前，她是在被人玩弄或豁出去玩弄人兩者間過活，撒潑佯狂。「天天挑揀吃穿，打了銀的，

又要金的，有了珠子，又要寶石，吃的肥鵝，又宰肥鴨。或不稱心，連桌一推。衣裳不如意，不論綾緞新整，便用剪刀剪碎，撕一條，罵一句。」直至一心要嫁柳湘蓮那天起就換了一個人：「若姓柳的來，我便嫁他。從今日起，吃齋念佛，只服侍母親，等他來了，嫁了他去，若一百年不來，我自己修行去了。」說着，將一根玉簪，擊作兩段：「一句不真，就如這簪子！」因為愛情而變得美好的尤三姐，也單純也純粹，寧為玉碎，注定了這是一條不歸之路。

從尤三姐得到柳湘蓮的寶劍，欣喜之情溢於言表，「果然是一對鴛鴦寶劍」、「數年幻夢竟成真」都是尤三姐且歌且舞的唱段，到後來柳湘蓮悔婚，要回作為聘禮的寶劍，這對尤三姐的打擊是致命的。最初她整夜抱劍不能入眠有多欣喜，後來面對柳湘蓮前來索劍便有多痛心。清者自清，濁者自濁，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則是柳湘蓮的那句「榮寧二府只有門前那對獅子乾淨」。此刻的尤三姐，仍然高傲，只是人生這條路她無法再走下去。最後一刻，電影鏡頭語言還原了原著「揉碎桃花紅滿地，玉山傾倒難再扶」的意境。

《尤三姐》代表童芷苓 20 世紀 60 年代的表演水平，其嗓音、身段、眼神、火候已臻至爐火純青。現在所謂的「出圈」，對她來說早都玩過了。20 世紀 60 年代拍攝的電影，塵封到 20 世紀 70 年代末才重見天日，這才是人生難料！

2023 年 9 月

